

武侠小说全集

卫斯理



虎魄冰魂

HUPO
BINGHUN 倪匡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卫斯理武侠小说全集)

虎魄冰魂

HU PO BING HUN

倪 匡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虎魄冰魂/倪匡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5

(卫斯理武侠小说全集)

ISBN 978-7-80240-436-6

I. 虎… II. 倪…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8204 号

书 名: 虎魄冰魂

作 者: 倪 匡

责任编辑: 潘爱平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65060478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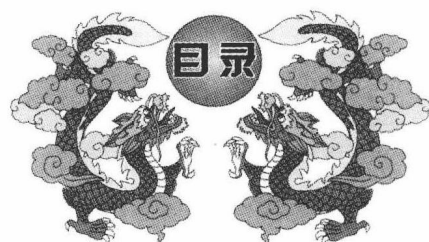
印 张: 22

字 数: 399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注: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退换。



第一章	金龙帮主	1
第二章	天尘剑客	28
第三章	巫山毒尸	55
第四章	山雄蒙冤	84
第五章	西域如来	112
第六章	情困青霜	139
第七章	恶波毒宫	167
第八章	青霜大婚	223
第九章	金龙之殇	258
第十章	南海天王	293

虎魄冰魂



第一章 金龙帮主

“冬！冬！冬！”沉重而缓慢的鼓声，在每一个人的心头回荡着。除了那惊心动魄的鼓声以外，大堂上的人虽然多，但是却一点其他的声音也没有。

那是一个十分宏伟的大堂，因之，鼓声响来，也显得格外深沉，在大堂的正中，挂着一块老大的横匾，上面是“威镇三江”四个大金字，在横匾之下，一张老大的虎皮交椅上，坐着一个面色庄严的老者，老者白髯飘拂，神色肃穆，令人望而生畏。

在老者的旁边，各有一张狼皮交椅，左手的那张交椅上，坐着一个五十上下，书生打扮的中年人，一副阴沉之气，令人一望便不寒而栗。右首的那张交椅，却空着没有人坐。

沿着大堂上的两排圆柱，每一根柱旁，皆有一张椅子，椅上都有人坐着，男女老少，高矮肥瘦不一，相同的是，他们脸上的神情都十分严肃。

在两排椅子当中，乃是宽可五尺的通道，那通道上铺着深红的厚毡，从大堂门口，直到那老者的座前。

这时，惊心动魄的鼓声，正是从门口传来的。这里乃是“金龙帮”的总舵，而那种沉重而缓慢的鼓声，也正是金龙帮中有着最严重事情发生的表示。

这时，金龙帮的全部高手，几乎全在了。金龙帮乃是长江流域，南北九省最具实力的武林大帮，上自川西，下至海岸，都有金龙帮的高手在活动，金龙帮有上六堂，下六堂，一共十二个分堂，各堂都有堂主、副堂主之设。武林中各门各派的掌门人，若能兼任金龙帮分堂主副堂主的，一定认为无上光荣。

至于分堂堂主，那全是武林之中成名多年的高手。金龙帮中规矩，每年一次，举行比武大会，在会中若是可以指名挑战，武艺出众，能胜过原任堂主的，不管他出自黑道白道，正派邪派，都可以立即接任该堂堂主。但是有一点必须遵守，那便是一入帮，便必须严守帮规。若有违反，绝不宽容。

上六堂是在长江上游地面活动，下六堂是在长江下游活动，每一年，金龙帮中高手，例有一度相会之期，以定正副堂主的任期的，但如今，却不是这每年一度的例会之期，因之，上六堂，下六堂的堂主，副堂主，一接到

帮主的加急令符，召集他们到南昌总舵齐集之际，他们都知道那一定有着非同小可的大事。

然而，他们在限时之前赶到总舵，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

直到此际，他们已坐在总舵的大堂之上，仍是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事。

他们只是从那沉重而缓慢的鼓声之中，知道事情十分严重，只怕是这个武林侧目的大帮，以前所从来也未曾遇到过的！

这一点，所有的人，不但能从那惊心动魄的鼓声中听出来，而且可以从坐在虎皮交椅上的金龙帮帮主，长江流域九省武林盟主，金龙神君文天残的严肃面色上，可以看出来。

而且，令得上六堂、下六堂正副堂主奇怪的是，何以两位副帮主，只有银蛇书生华缺一人在场。

金龙帮共有两个副帮主，另一个副帮主，地位在银蛇书生华缺之下，但是帮中人对他的尊敬，却在华缺之上，那是因为这个副帮主小金龙文锬，乃是文天残独生儿子之故！

如今，小金龙文锬不在场，这又令得众人心中纷纷猜疑。

但是，在那么肃穆的气氛之下，却是谁也不开口相询。

鼓声持续着，约摸过了小半个时辰，才见坐在正中交椅的金龙帮帮主，金龙神君文天残的右手，略略向上扬了一扬。

他手一扬开，便听得“嗖”的一股破空之声，向外直射了出去，那一股劲风，去势极快，电光石火之间，只听得“啪”的一声巨响，大堂之外的那面巨鼓，竟陡地穿了一个大洞。

金龙帮正副十二堂主，本来早知道帮主文天残学艺崆峒，后来倒翻本派，将崆峒高手尽皆打败，自主金龙帮之初，在三个月之内，连败长江九省四十七派，二十六门，一十九帮，立下空前无比的威名，武功之高，自然是难以比拟。

但因为文天残平时绝不显示他自己的本领，所以他武功究竟高到如何地步，即使是金龙帮的十二堂正副堂主，也很少有亲眼目睹过的。

此际，文天残一扬手间，竟将远在三丈开外的一面大鼓鼓面所蒙的牛皮劈空击破，内家罡气已练到这样的地步，这的确是骇人听闻的事情。

鼓面一破，鼓声自然停了下来。

一时之间，大堂之中，人人屏住了气息，静到了连一根针掉到了地上，都可以听得出来！

那种出奇的静穆，维持了并没有多久，便听得文天残以极其愤怒的声音，道：“华副帮主，你将事情向各位弟兄说说！”

坐在文天残旁边的银蛇书生华缺，本来是邪派之中数一数二的高手，青

海星宿派掌门姬法的师兄，多年之前，他自青海出发，顺江而下，一路上寻金龙帮的晦气，上六堂的正副堂主，全都败在他的手下，他到了南昌，直闯总舵。

但是他到了总舵，和文天残在暗室之中，各斗神功，三日三夜之后，两人携手而出，也未向武林中人宣布是谁胜谁负，他便在金龙帮中，坐了第二把交椅，直至如今。

金龙帮自他任副帮主以来，声势更是煊赫，那自然是因为他是星宿派的关系之故，需知星宿派乃是天下邪派之中，势力最大的一派！

这时，华缺的面色，更是阴森可怖，简直是一片死灰色。

他身子坐在狼皮交椅之上，动也不动，文天残的话才一讲完，他便接上了口。

他才一开口，座间便有不少人打了一个冷颤。

那是因为他所发出来的声音，实在太难听了，令人不由自主毛发直竖。

华缺一开口，便道：“各位弟兄，金龙帮势力虽大，但在武林之中，却也恪守武林道义，绝不做为非作歹之事，各位堂主谅必深知！”

十二堂的堂主立时各欠了欠身，战战兢兢，道：“属下所有人等，绝不敢有违帮规！”

华缺“唔”的一声，道：“本帮文副帮主，前四个月，奉命前往四川，在油江口，和峨眉派人物，略生龃龉，这本是武林之中常有之事，但峨眉派恃着人多势众，竟将文副帮主生擒了。”

银蛇书生华缺说到这里，顿了一顿！

霎时间，大堂之中，人人变色！

小金龙文锬，竟然被峨眉高手生擒，这可以说是骇人听闻之极的事情！

众人之中，立时有一高一矮两人，站了起来，那两人正是上六堂中第三堂堂主，副堂主。两人站起来之后，面如土色，道：“副帮主在属下所辖境内出事，属下等竟不知情，罪该万死。”

华缺阴森森地听着，向两人望了一眼，又向文天残望去。

文天残缓缓摇了摇头，道：“这事与你们两人无关。”

两人这才松了一口气，华缺一扬手，道：“你们且坐下。”

那两人坐了下来。

一时之间，人人都望向华缺，因为众人都知道如今帮主齐集十二堂正副堂主，问题绝不简单，帮主的儿子，小金龙文锬，落入峨眉派的手中之后，必然还有下文。

这时，金龙帮各堂主的心头，不禁都是十分的紧张。

需知武林之中，若论声势浩大，高手如云，自然舍金龙帮而外，再无

其他。

但是，金龙帮却也不等于执武林中之牛耳，因为几个开宗立派，已有数百年之久的大派，如少林、武当、峨眉、青城、华山、昆仑等，也各有极大的实力，和盖世的高手。

只不过金龙帮的作为从不邪门，所以和这些大派也一直维持着十分客气的关系，平时从不相往来，也不起冲突，正因为如此，所以金龙帮的势力日大，倒也不曾惹起什么大变故，武林之中得以相安。但如今，事情却突如其来地发生了！

金龙帮的副帮主，竟然落到了峨眉派的手中！

要知道，小金龙文锬，能够当上金龙帮的副帮主，倒并不是依靠着他的父亲，他先在每一年的堂主争夺战中，胜过了十二堂主，历任上六堂、下六堂的堂主，过了十二年之后，才升任副帮主的。

当文锬初任副帮主的时候，还颇有意和银蛇书生华缺一见高下，但是却为他的父亲所阻。

文天残年已过花甲，他的儿子文锬，也已是四十出头的中年人了，文锬外号人称“小金龙”，那全是因为他父亲号称“金龙神君”之故，绝不是说他年纪还轻。

文锬家学渊深，武功极高，竟会被峨眉派生擒，可知峨眉派中高手武功之高，由此也可知事情实是严重之极！

大堂中又静了片刻，银蛇书生华缺才又道：“文副帮主的武功极高，峨眉派中绝难有如此高手，可以生擒文副帮主，其间必用了十分卑劣的手段，乃是不问可知之事。而峨眉派中人……”

他讲到这里，霍地站了起来，面色更其阴沉，声音也更是尖锐，道：“峨眉派得手之后，便派人来通知总舵，说已准备择日派人，将文副帮主送回总舵来，今日，便是峨眉人物，将来之日！”

华缺话讲完，又站了一会儿，才坐了下来。

大堂之中，又恢复了寂静。

而众人面上，也都现出了极其愤懑的神色来！

如今聚集在这个大堂之中的，全是多年闯荡江湖的人物，这时，他们听说峨眉派在占了上风之后，居然还将被擒之人送上门来，这分明是对金龙帮中人的一种极大侮辱。

武林之中，纷争虽多，但是像这样的事，却不常发生，更不要说发生在威名煊赫的金龙帮身上了。需知道这样的事，若是传了开去，那么金龙帮的声名，立时黯淡无光！

座间静了片刻，只听得一个虬髯汉子大叫道：“峨眉鼠辈，有那么大的胆

子么？”他一出声，座间顿时乱了起来，喝骂之声不绝，有人大叫道：“可是峨眉掌门天尘剑客亲来么？叫他来得去不得！”

有人大叫道：“将来人削了双耳，断了双手，也好叫普天之下，知道金龙帮的威名！”

人声嘈杂，和刚才鸦雀无声的情形相比，恰好相反。

华缺向文天残望去，只见文天残的面色铁青，沉声道：“住声！”

他这两个字才一出口，大堂之中，立时又鸦雀无声，金龙帮帮主，确具无上威严。

文天残双眼威芒四射，望着大堂之外，一字一顿，以十分缓慢的语调道：“各位且勿激动，据我看来，峨眉派不会有心与本帮一较高低，或许另有所思，也未可知，且等他们人来了再说！”

文天残这几句话出口，大多数人皆有不平之色，但有一个中年人却长身而起，朗声道：“帮主之言不错，这事牵涉太大，一有不妥，便是武林大劫，浩劫不可因本帮而生，各位尚要按捺。”

那中年人的话一说完，立时有人道：“不通，不通，难道本帮副帮主，便白受凌辱不成？”

文天残双手一伸，又将争吵之声压了下去，他眼望着刚才讲话的那中年人，道：“周堂主，你讲的话，甚合我意。”

他讲到这里，忽然叹了一口气：“周堂主，你要知道，我绝无因之引起武林大劫之意，但如果事情逼上头来，周堂主，那我也是无可奈何！”

那姓周的中年人，乃是长江口下六堂中最后一堂的堂主周心威，为人最有见识，人也极其正派，所以才能在群情汹涌之中力排众议。

这时，周心威听得文天残这样说法，也明白文天残的心意，就是对方来人不是太过不去的话，那么他也是不愿意将事情扩大的。

但是，如果对方来人，太令金龙帮过不去的话，那么……

周心威想到这里，不再想下去，只是道：“属下深信以帮主之明智，必能善处其事的。”

金龙神君文天残缓缓地点了点头，也就在此际，只听得大堂之外，传来了一声吆喝：“峨眉高手到！”

这一句话，一传入了大堂之中，众人的神色，立时紧张起来。

本来站着的人，一齐坐了下来，人人皆不出声，齐望着门外。

银蛇书生华缺沉声道：“请！”

他虽然沉着声音来说话，但是他的声音，仍如同夜枭鸣叫一样，难听之极！

这时，人人的眼光，都向着门外，这许多人，都是武林之中一等一的高

手，目光自然凌厉之极，他们的目光集中在一起，若是什么胆小之人，一迈进门来，只怕便立即会吓得两腿发软！

华缺的那一个“请”字，绵绵不绝地传了开去，不一会儿，便听得一阵脚步声传了过来，众人的心头更是紧张，因为来的人可能是峨眉掌门天尘剑客！

那天尘剑客乃是普天下剑术第一大家，武功极高，他来到金龙帮的总舵，实是近数十年武林之中，第一件大事！

然而，当大堂门口人影一现之际，众人一齐定睛看去，都不禁一怔。

只见站在门口的，并不是传说中仙风道骨的天尘剑客，而是一个瘦骨嶙峋的中年人。

那中年人一身黑衣，却是英武逼人。

在那中年人的身后，还有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那年轻人虎背熊腰，粗眉大目，英气勃勃，虎威凛凛，但可能是因为年纪轻，初经这样严重的场面之故，面色相当苍白。

这两人在门口略站了一站，便一步一步向前走来。

他们踏在红毡之上，走路的时候，自然不会有声音，而大堂之中，这时，也没有一个人出声，比起刚才来，在绝对的肃穆之中，更有一种扣人心弦的紧张气氛。有许多人一见天尘剑客竟没有亲自来，更加怒形于色！

那两人来到了离文天残座前六七尺处，才站定了身子，一齐向文天残行了一礼，由那瘦骨嶙峋的中年人开口，道：“这位谅必是金龙帮文帮主了！在下峨眉雷去恶，偕弟子关山雄，特来拜见。”

文天残在交椅之上，端坐不动，也不还礼。他在武林中的身份何等尊崇，若是峨眉掌门亲来，他自然是要还礼的。

但是这时，来的只不过是峨眉掌门的师弟，和一个峨眉第二代弟子，他自然傲不为礼了。

雷去恶见文天残端坐不动，他瘦骨嶙峋的面上，浮上了一丝怒意，但随即又恢复了常态。

只听得文天残叫道：“华副帮主，请两位朋友大坐。”

银蛇书生华缺手一伸，向他身旁的两张椅子抓了一抓，一股阴柔之极的劲风过处，那两张椅子已经“呼呼”飞了过来，恰好落在雷去恶和关山雄两人之旁。

雷去恶冷冷地道：“有偏了！”

他一矮身，便已坐了下来，关山雄却仍站在雷去恶的身后不敢坐。

雷去恶回头一看，冷冷地道：“山雄，你为什么不是坐？”

关山雄道：“师父在，弟子不敢。”

他一开口，神定气足，声音洪亮之极。他年纪还轻，功力自然不可能太深厚，但是这一开口，却令人刮目相看，显见得这个年轻人根骨资质，全是上上之选！

雷去恶闻言，一声冷笑，道：“山雄，在峨眉山上，你自然要讲礼节，但如今在不讲理的地方，你又何必如此有礼！”

雷去恶的这两句话，讲得实是可以说露骨到了极点！

他自然是在说刚才他们两人向文天残行礼，文天残端坐不动一事了！

关山雄一声答应，坐了下来。

而堂上堂下，众人的面色，却尽皆为之一变，气氛比刚才更要紧张得多，有些性烈的堂主、副堂主，已张口欲喝，但是华缺向堂下摆了摆手，众人才都不敢出声。

文天残则只是发出了“哈哈”几声干笑，并不言说。

华缺阴森森地道：“阁下此来为何，我们已从信上知悉了，不知贵派掌门为何不来？”

雷去恶冷冷地道：“贵帮文副帮主，正是为我们师徒两人所擒，敝派掌门，认为事因我们两师徒而起，是才令我们两人前来贵帮总舵的。”

堂中众人一听得雷去恶这样说法，有的心中吃惊，有的心中不信雷去恶和关山雄两人功力如此之高，竟能生擒小金龙文锸！

但是众人心中，对于雷去恶、关山雄师徒两人的胆色，心中倒也存着几分敬意。

需知道他们两人之来，实是危险之极，闯龙潭，入虎穴，也不过如此而已！

银蛇书生华缺见文天残不说话，已知道文天残自顾身份，虽然事情和他儿子有关，他也不愿意和雷去恶说话，因之华缺又道：“本帮文副帮主，不知和阁下有什么过不去？”

雷去恶的声音，仍是如此冷漠，道：“我们与文副帮主绝不相识，但是在油江口，我们却见他在焚烧商船，掠夺渔女，又听得渔民哭诉，得知他已在沿江一带，奸淫烧杀数日，我们师徒两人看不过眼，是才与他动手的！”

雷去恶的那几句话，实是骇人之极！

一听之间，大堂之中群情汹涌，有一大半人站了起来。

因为金龙帮的帮规极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小金龙文锸可以说是犯了极严重的罪行，金龙帮帮规绝不容他的。

但这时，只凭雷去恶一面之词，却是谁也不肯相信这样的事。

文天残一听得雷去恶这样说法，也忍不住叱道：“胡说，他岂是这样的人！”

雷去恶冷冷地道：“文帮主在南昌总舵安居，又怎知四川油江之事？”

文天残怒道：“他人在何处，我来亲问他！”

雷去恶一声冷笑，道：“若是询问属实，那又该当如何？”

文天残的面色铁青，气得讲不出话来。

这时，文天残不开口，银蛇书生华缺却也不敢代他说话，因为出事的乃是文天残的儿子，叫华缺如何说法？

文天残呆了极短的时间，发出了轰雷也似的一声长笑，道：“本帮帮规，天下皆知，当真如此，杀无赦！”

雷去恶陡地站起身来，道：“说得好！”

银蛇书生华缺阴恻恻地一笑，道：“如果事情并不如阁下所说那样呢？”

雷去恶沉声道：“我们身在虎穴，任由各位处置！”

华缺、文天残两人互望了一眼，华缺尖声道：“人在何处？”

雷去恶道：“我去带他来，片刻可达！”

华缺道：“如此则请阁下快去！”

雷去恶一个转身，道：“山雄，你且在这里等我！”

关山雄站起身来，道：“是！”

他一个“是”字才出口，雷去恶身形如飞，黑影一闪，人已出了大堂。

雷去恶并不是武林中借借无名之辈，他外号人称“黑神燕”，如今见了他出大堂的身法，方知他这个外号实非幸致。

雷去恶一走，只余关山雄一人坐在大堂之上。

每一个人都向他望了过来，关山雄神色泰然，昂首上望。

银蛇书生华缺冷冷地道：“关朋友，你胆子不小啊！”

关山雄应声道：“我一生未做亏心之事，何惧之有！”

华缺“哈哈”冷笑，道：“难得！难得！”

他这两声“难得”，倒是衷心的称赞之词。

因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稍有不妥，立即便是粉身碎骨之祸，不要说关山雄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便是一个武林高手，在这样的情形下，能有如此镇定，也是难得之极了。

华缺赞了两声“难得”之后，又道：“关朋友的武功造诣，一定也已得令师真传了。”

关山雄道：“惭愧得很，我师武功造诣极高，在下实难窥门径。”

华缺一声阴笑，道：“不会吧，你们师徒两人可以使本帮文副帮主不敌，那自然是青出于蓝，非同凡响了！”

华缺为人深沉，他是希望在雷去恶去而未回之际，在关山雄的口中，套出一些动手时节的情形来，因为小金龙文锔的武功极高，他居然会败在这师

徒两人的手中，那实是不可相信之事！

关山雄“哈哈”一笑，道：“贵帮文副帮主的武功，倒在我们师徒两人之上，但是，当我师父听到他的劣迹，跟踪而至，发现他之际，他正在一艘大船之上，烂醉如泥，我们才能得手的！”

关山雄的声音，极其响亮，他所讲的话，大堂之中，每一个人全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就在此际，忽然听得门帘之后，一声娇叱，道：“胡说，他内功如此精湛，岂能醉倒。”

随着那一声娇叱，门帘掀动，一个少女已经疾步走了出来。

那少女一才出现，文天残已沉声道：“青霜，你来做什么？”

那少女身形一展，已来到了关山雄的前面，关山雄定睛向那少女看去，心中不禁一呆。

关山雄置身在大堂之中，他绝没有什么恐惧之态，可是此际，他向那少女看了一眼，却身不由己在心中感到了一股寒意。

他此际心中感到寒意，自然不是为了那个少女。他既已来到此处，尚然已将“害怕”两字全然置之脑后了。

他之所以心中发寒，全然是因为那少女面上那种冰也似冷的神气，和她双眼之中，那种令人如置身冰窖一样凌然的目光！

那少女身形窈窕，一身青衣，柳眉杏目，十分美丽动人。

但是，她脸上的那股冷若冰霜的神气，却使人不寒而栗！

文天残一出声，那少女微一转身，道：“阿爷，这人如此胡言乱语，你为何不阻止他？”

文天残道：“你爹不一会儿就会来到，是非黑白，立可了然，你还是退回去好。”

关山雄心中“啊”的一声，心道：“原来这少女是文天残的孙女，文锸的女儿，难怪在这样的情形下，她也可以闯入大堂之中来！”

只见文青霜又以她冰也似冷的眼光，望了关山雄一眼，一个转身，向内走去。

然而，她才走了一步，大堂之中，突然人人皆响起了“啊”的一声。

文青霜心知有异，连忙转过身来。

她才一转过身来，便已看到人人都已经离座站了起来，连文天残和华缺两人也不例外！

而红毡之上，雷去恶正提着一个人，缓步地走了进来。

雷去恶提着的那个人，以黑布包着头，被雷去恶提着背心，手足全软绵绵地拖在地上，这种情形，一望便可知，这人的手筋足筋全被挑断！

在那瞬间，大堂之中，虽然寂静无声，但是却谁也可以觉得出来，气氛的紧张已到了空前的地步！

因为，雷去恶刚才离去的时候，是说将文锒带了来的。

但这时，他却提了一个手筋和足筋全被挑断的人，走了进来。

这个人是不是文锒呢？谁也不知道。

因为这个人的头部被黑布包着，而这个人因为手筋和足筋全被挑断，手足软绵绵地垂在地上，看来十分怪异，也辨认不出他原来的身形来。

雷去恶提着那人，来到了华缺和文天残两人的面前，手一松，任由那人“啪”的一声，跌在地上，他却一伸足，踏在那人的后心之上。

银蛇书生华缺最先冲破那难堪的沉寂，向地上那人一指，道：“这是谁？”

华缺的这句问话，几乎是大堂之上，每一个人的心中都要问的话！

雷去恶并不出声，只是“哼”的一声冷笑，左足足尖在那人头部的黑布向上一挑，只听得“刷”的一声过处，裹在那人头部的黑布已经被他的足尖挑了起来，所有人的目光全部向那人的脸上看去！

一看之下，每一个人，都不由自主，向后腾地退出了一步！

那正是小金龙文锒！

金龙帮副帮主！

只见他方形的面上，充满了怒容，双睛怒凸，几乎要冒出火来！

文青霜一见自己的父亲受了这样的折辱，又惊又怒，一声怪叫，向前疾扑而出！

但雷去恶像是早已料到自己一将黑布挑开，便会有人扑向前来一样，双掌之中，早已蓄定了极强的掌力，文青霜的身子才一扑到他的身前，他双掌已陡地推出！

霎时间，只听得“轰”的一声过处，一股大力向前疾涌而出，那股力道将文青霜的身子疾涌了起来，身不由己，向着一条柱子撞了过去。

雷去恶只当黑布一挑开，向前扑来的一定是极高的高手，却未曾料到会是一个少女，因此他向前推出的双掌，力道大得出奇，文青霜的身子疾翻而出，去势快到了极点！

而这时，金龙帮正副帮主，上六堂、下六堂正副堂主，每一个人的目光都还停在身受重伤、满面怒愤的小金龙文锒身上。

及至华缺和文天残两人发觉文青霜向一根柱子疾撞而出之际，文青霜离那根柱子，已只有三五尺远近了，两人都是大吃一惊，华缺身形陡展，向前疾掠而出，他的身法轻快，但是看来也有远水救不得近火之叹。

也就在那千钧一发之际，只听得关山雄一声虎吼，一步跨出！

他本就站在那根柱子之旁，一步跨出之后，身形一矮，手掌向前疾推而

出，恰好在文青霜的身子将要撞中那柱子之际，推在文青霜的身上。

关山雄的那一推，令得文青霜的身子凌空翻了一个筋斗落了下来。

银蛇书生华缺一见这等情形，首先松了一口气。

只见文青霜站定之后，一个转身，面对关山雄，厉声道：“你敢对我动手？”

关山雄一怔，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

若是没有刚才那一掌，华缺还差一步，文青霜必然撞在柱上，撞个骨折头裂！

而关山雄推出这一掌，勉力将文青霜的来势止住，手腕被震得奇痛欲裂，文青霜好话没有一句，反倒说是关山雄向她动手！

关山雄并不是喜欢邀功之人，他也不向文青霜解释，只是“哼”的一声，转过身去。

然而他这里才一转身，陡地一股阴柔之极的力道，已从腰际袭了过来，同时，伴随着文青霜的斥责之声，道：“你会动手，难道文姑娘便不会动手了么？”

关山雄绝未想到文青霜说了不算，还会向自己出手！

他心中又惊又怒，连忙一步向外跨开，然而，向他腰际袭来的那股力道灵活无匹，他才向外跨出了一步，那股力道也随之一转。

这一下，关山雄却是再难避得开去了，只听得“啪”的一声，腰际已被击了一掌！

饶是他体魄雄伟，内功的根基也是极好，但是这一掌的力道极大，也令他“啪”的一声，跌倒在地。

关山雄一声虎吼，手在地上一按，跃了起来，足尖一点，便待向文青霜扑了过去！

但也就在此际，只听得雷去恶喝道：“山雄，不可动手。我们来到这里，是为讲理而来，岂是为了来动手。金龙帮高手齐集在此，你我两人就算是三头六臂，又岂是对手？”

雷去恶一喝，关山雄连忙站定了身子。

银蛇书生华缺也连忙低声道：“青霜侄女，帮主自有主意，你不可造次。”

文青霜的眼中，闪耀着愤怒之极的光芒，面上那种冰也似冷的神情，更是令人望而生寒，但是她总算听华缺的话，已停了下来，不再动手。

只见文天残身形耸动，向前走了一步。

他脚一踏下，便听得“啪”的一声响，地上所铺的老厚青砖，已裂开了七八块之多，他连声音都变得嘶哑了，指住文镔的手指，也不由自主在微微地发着抖，对着雷去恶道：“讲理，你……你就是这样讲理来了？”

文天残就只文鏖一个儿子，而且他夫人早丧，父子两人相依为命，感情异乎寻常，这时一见儿子手筋足筋全被人家挑断，就算没有事，终身也成废人，心中实是痛心之极！

所以，以他的功力之深，这时身子也不禁微微地发起抖来。

而文天残一开口，本来是分两排而立的上六堂、下六堂的正副堂主也身形展动，“刷”地围了上来，将雷去恶的去势阻住，霎时间，气氛又杀伐之极，而雷去恶和关山雄两人插翅也难飞出了！

雷去恶的声音，仍十分冷静，道：“不错，我们是来讲理来的，文副帮主的武功，在我们师徒两人之上，若是我们不将他手筋足筋挑断，他如何来得到南昌总舵？”

雷去恶的话才讲完，只听得他身后一声暴喝，一个虬髯汉子抡起一柄八角紫金钟，已向雷去恶头顶“轰”地砸了下来！

雷去恶身形凝立不动，眼看那一柄紫金钟若是砸了下来，自己非脑浆迸裂不可，但就在此际，斜刺里“刷”的一声，一柄长剑刺了过来。

那柄长剑的来势极快，也极其轻盈。

当剑尖搭在那柄少说也有百斤重的紫金钟上之际，谁都以为长剑非被压折不可，然而，只见长剑略折了一折，便已将紫金钟雷霆万钧的下落之势阻住！

众人一齐定睛看去，只见长剑阻住了紫金钟的，不是别人，乃是周心威！

而刚才几乎已经进了鬼门关的雷去恶，这时面上却只是挂着严峻之极的冷笑！

虬髯汉子一见周心威伸剑挡住了紫金钟，勃然大怒，喝道：“周心威，你是混入本帮的奸细么？”

虬髯汉子这句话一出口，众人面上尽皆变色！

需知武林之中，最忌的事，便是有人前来卧底做奸细。

那虬髯汉子这样指责周心威，那等于说，他和周心威两人，已经因之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而此际，帮中大难方生，众人实不愿见本帮中的两个堂主先自火拼起来。

周心威的面色变了一变，沉声道：“姜堂主，若不是与你多年知交，这一句话，我便不会放过你了！”

周心威这样说，众人才松了一口气。

可是那虬髯汉子却是一个大大的浑人，还不知事情的严重，一瞪眼，喝道：“你若不是混入本帮的奸细，如何我要打死害文副帮主的仇人，你来相阻？”

周心威一声长笑，目视文天残，道：“帮主，属下有几句话要说。”

文天残沉声道：“说！”

周心威道：“峨眉派竟这样冤枉文副帮主，我们定要文副帮主和雷去恶对明口供，以维持本帮声誉，帮主以为如何？”

周心威的话说得十分婉转。

但是文天残也是可以听得出来，周心威的意思是如果文镔真的有那种罪行的话，那么也是金龙帮的声誉要紧！

他沉声道：“周堂主说得有理，事情未曾弄明白之前，各堂弟兄不可妄动！”

本来，掣出了兵刃的，已不止是那虬髯汉子一人，这时文天残一下令，众人自然将兵刃又收了起来，虬髯汉子也立即收钟后退，周心威还剑入鞘，道：“雷朋友，你且解了文副帮主的哑穴，好让他说话。”

文镔一直被雷去恶踏着，也未曾出过声，那自然是哑穴还被封住之故。

周心威为人心细，早已看出了这一点，但是也由于雷去恶的右足踏在文镔的背心之上，所以谁也不敢去救文镔，只怕一有动作，文镔便首先遭殃了！

雷去恶“哈哈”一笑，道：“贵帮若有意杀人灭口，那不妨先将在下师徒两人杀了！”

周心威沉声道：“雷朋友，这便是你的不是了。适才本帮帮主已下令各堂弟兄不能动手，难道你竟未曾听到么？”

雷去恶一听，也不禁无话可说，他向周心威瞪了几眼，心中暗忖：难怪金龙帮气势如此之盛，随便一个堂主，便有这等口才！

他一声冷笑，道：“好，那么，便听听贵帮文副帮主，自己将自己的罪行说出，好由贵帮帮主，来一个秉公而断！”

他一面说，一面右足离开了文镔的背心，在文镔的腰际，疾点了一点。

然而，在一点之后，他右足却疾缩了回来，仍踏在文镔的背心之上！

也就在这时候，只听得文镔发出了一下惊天动地的怪叫声来。

雷去恶一声长啸，道：“说，你在油江口上，犯下了什么罪行！”

文镔又是一声怪叫，口中鲜血随着他这第二声怪叫，向外疾喷而出。

文天残正站在前面，自文镔口中喷出的鲜血，直溅向文天残长袍的下摆。

文天残一生之中，不知经过了多少大风大浪，坚毅刚强，非同凡响，然而这时候，他急痛攻心，方寸大乱，却是一点办法也拿不出来。

他不动，旁人更不敢动。

只听得文镔一连大叫了三声，才道：“帮主，华副帮主，各堂弟兄，为我报仇！”

雷去恶厉声叫道：“在油江口上之事，如何不说？”

文镔的手足俱不能动，但是雷去恶一开口，他肩头在地上一顶，却硬生